

# 西夏书校补

——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第一册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階段性成果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 前言

清人王曇、秦恩復、周春等均編修有漢文西夏史籍《西夏書》，王曇、秦恩復所修已亡佚<sup>〔一〕</sup>，周春所修有殘本傳世。周春修《西夏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紀傳體來記述西夏歷史的漢文西夏史籍，也是傳世的漢文西夏史籍中唯一一部紀傳體斷代西夏史書。

## 一 周春生平與著述

周春（一七二九至一八一五），字芑兮，號松靄，晚號黍穀居士，別號內樂村農，浙江海寧人。《海昌備志》卷一七、《海寧縣志》卷八、《海寧州志稿》卷二九、《杭州府志》卷一三八等均有周春的傳記材料，《清史列傳》卷六八《儒林傳》、《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傳》及卷四

〔一〕 王曇、秦恩復等亡佚的西夏史籍諸情況，參見胡玉冰：《傳統典籍中漢文西夏文獻研究》第四章第二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二六九至二七七頁。

八四《文苑傳》中的《周春傳》主要以這些方志中的材料為依據。

周春博學好古，著述頗豐，尤精音韻學。他的學術著作除《西夏書》外，主要有：《十三經音略》十三卷，《中文孝經》一卷，《孝經外傳》一卷，《爾雅補注》四卷，《小學餘論》二卷，《代北姓譜》二卷，《遼金元姓譜》一卷，《遼詩話》一卷，《選材錄》一卷，《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八卷，《海昌掌故錄》十二卷，《海昌勝覽》二十卷，《海昌拾遺》八卷，《補州志·靈異傳》一卷，《海潮說》三篇，《海神廟志》一卷，《佛爾雅》八卷，《大悲咒音義》一卷，《曇花館小稿》一卷。另外還有《爾雅廣疏》等若干種未刊之作。學術領域涉及經、史、子、集四部。其中《十三經音略》，「專考經音，以陸氏《釋文》為權輿，參以《玉篇》、《廣均》、《五經文字》諸書音，字必審音，音必歸母，謹嚴細密，絲毫不假」<sup>①</sup>。該書內容「精博無倫，為當時治經者所推崇，亦可傳之作也」<sup>②</sup>。《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則對杜甫詩中善用雙聲疊韻構成對仗，作為修辭手段以增強藝術效果的特點揭示得很深刻，見解獨到。

① 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四三册第一三二二四頁。

②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三册第一〇〇四二頁。

## 二 對《西夏書》作者和卷數的著錄

清代龔嘉僑編修的《杭州府志》卷八七《藝文志·史部·載記類》著錄：「《代北姓譜》二卷，《遼金西夏書》十五卷，《元姓譜》一卷，海寧周春撰。」錢吉泰編修的《海昌備志》卷三八《藝文》著錄：「《西夏書》，十五卷，寫本。」民國許傳霈等原纂、朱錫恩等續纂的《海寧州志稿》卷一四、《光緒杭州府志》卷一〇七《藝文志·史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六一《經籍志·史部·正史類》等文獻著錄內容同《海昌備志》。《清史稿》卷一四六《藝文志·史部·載記類》著錄：「《西夏書》十卷，周春撰。」<sup>①</sup>《書目答問》卷二《史部·載記類·西夏書事》條范希曾補正曰：「周春《西夏書》十五卷，未刊。」<sup>②</sup>《中國邊疆圖籍錄·西夏史料·清》著錄了兩部編著者、卷數均異的《西夏書》，一部是藏於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周春撰《西夏書》抄本十卷，另一部《西夏書》為十五卷，題名周蓮撰。鄧氏著錄的十五卷本的《西夏書》，

① 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十五冊第四二八七頁。

② 《清》張之洞撰：《書目答問補正》，范希曾補正，瞿鳳起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三四頁。

依據的是清人吳騫的《西夏書序》，但他在引用吳序時出現了諸多錯誤，將「周春」誤題作「周蓮」。

由上述著錄可知，《西夏書》書名、卷數均有異說，書名有《遼金西夏書》和《西夏書》兩說，卷數有十卷說、十五卷說。就書名看，龔氏編修的《杭州府志》著錄有誤。據《海昌備志》、《海寧州志稿》等文獻著錄，周春著有《代北姓譜》、《遼金元姓譜》，且兩書在《松靄初刻》、《周松靄先生遺書》、《昭代叢書》等叢書中收錄並傳世。《杭州府志》著錄周春的著作時，顯然是將「西夏書十五卷」六字誤入《遼金元姓譜》書名之「遼金」二字之後，當乙正。關於《西夏書》的卷數，自清迄今，絕大多數學者幾乎都傾向於《清史稿》的說法，認為《西夏書》卷數是十卷，編著者是周春。據筆者考證，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各藏一部《西夏書》的殘抄本。國圖藏本之序落款曰「周春識」。北大藏本即鄧衍林著錄的十卷本《西夏書》，未題著者名，抄本後有胡玉縉寫的《西夏書書後》曰：「《西夏書》十卷，海寧周春撰。」上海師大藏本題書名為《西夏書列傳》，亦未署編著者名。通過分析比較，結合其他文獻佐證，筆者認為，《西夏書》原書沒有最後定稿，傳世本也非《西夏書》原書原貌，是一個殘本，卷數存十一卷，《西夏書》的卷數完整的應該是十五卷，其編修者祇可能是周春一個人。

### 三 《西夏書》內容及其卷次

抄本《西夏書》內容包括三大部分，即《列傳》、《載記》和《考》。《列傳》共四卷，卷端標題分別為《西夏書列傳》卷之一、《西夏書列傳》卷之二、《西夏書列傳》卷之三、《西夏書列傳》卷之四。卷一次行題為《妃嬪傳》，記太祖母衛慕氏至仁宗后罔氏等八位夏主后妃的生平事迹，對桓宗、襄宗、神宗、獻宗和末帝睨等夏主的后妃未述及。卷二次行題為《家人傳》，主要記與西夏皇族有直接血親關係者的事迹，包括李惟忠、李楨及被廢的夏太子德任等人。卷三次行題為《臣傳》，記西夏開國諸臣、叛臣等，其中包括張浦、野利旺榮、張元、吳昊、任得敬等西夏國不同時期的重要大臣。卷四次行題為《外國傳》，記吐蕃、党項、回鶻、于闐國、大食國之事。

《西夏書·載記》有殘缺，內容全存者有三卷，卷端標題分別為《西夏書》卷之五、《西夏書》卷之六、《西夏書》卷之七。卷五次行題為《載記三》，記西夏第三代國主惠宗秉常事。卷六次行題為《載記四》，記西夏第四代國主崇宗乾順事。卷七次行題為《載記五》，記西夏第五代國主仁宗仁孝、第六代國主桓宗純佑、第七代國主襄宗安全、第八代國主神宗遵項、

第九代國主獻宗德旺和第十代國主睨的事迹。西夏開國之主景宗元昊和第二代國主毅宗諒祚事迹有殘缺。景宗元昊的《載記》殘存十七頁半，缺首頁的前半頁，完整的應該為十八頁。根據《載記》卷端題名和次行標題的體例，殘缺了的首頁前半頁卷端標題應該為《西夏書》卷之三，次行標題為《載記一》。毅宗諒祚的《載記》僅存首頁的前半頁，具體亡佚頁數不詳，卷端標題為《西夏書》卷之四，次行標題為《載記》，根據《載記》次行標題體例，此《載記》應補作《載記二》。

《西夏書·考》存兩卷。《地理考》卷端標題為《西夏書》卷之九，次行標題為《地理考》，比較詳細地考證了西夏國河南九州、河西九州、熙秦河外四州共二十二州的建置興廢以及西夏逐步占領這些州的歷史沿革，同時考證了西夏國的部分軍城堡寨和幾條河渠的基本情况。《官氏考》卷端標題為《西夏書》卷之十，次行標題為《官氏考》，以考證西夏職官、姓氏為主，列舉了西夏職官五十三種，姓氏六十七種。

按傳世《西夏書》的原書排列順序將《西夏書》卷端標題和次行標題梳理如下：《西夏書列傳》卷之一《妃嬪傳》，《西夏書列傳》卷之二《家人傳》，《西夏書列傳》卷之三《臣傳》，《西夏書列傳》卷之四《外國傳》，《西夏書》卷之三《載記一》（缺首頁前半頁），《西夏書》卷之四《載記二》（存首頁前半頁），《西夏書》卷之五《載記三》，《西夏書》卷之六《載記四》，《西夏

書》卷之七《載記五》、《西夏書》卷之九《地理考》、《西夏書》卷之十《官氏考》。通過排序，發現了三個問題：首先，《西夏書》卷之八的內容在傳世本中全佚。其次，傳世本的卷端標題體例不一：《列傳》部分全題為《西夏書列傳》，包括書名、體裁名；《載記》、《考》部分則祇題書名《西夏書》，體裁名在卷端次行標出。第三，組成《西夏書》的三部分內容卷次順序號銜接不上。按體例，《西夏書列傳》卷之四《外國傳》之後應接序卷之五、卷之六等等，傳世本《西夏書列傳》卷之四後卻接《西夏書》卷之三《載記一》。上述三個問題充分說明，周春的《西夏書》沒有最後定稿，傳世的《西夏書》非周春所著原書原貌，它是由幾部分殘存的《西夏書》拼湊而成，形式上看是一個整體，其實各部分之間的差異還是很明顯的，沒有學者對其做進一步的整理工作。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是基於以下四點理由。

第一，在由一人獨撰的已成定稿的史書中，卷端標題體例不一的現象比較罕見，傳世的《西夏書》卷端題名或者統一為祇題書名加卷次，如「《西夏書》卷之一」，或者統一為書名加各部分體裁名再加卷次，如「《西夏書列傳》卷之一」、「《西夏書載記》卷之五」，但傳世本《西夏書》並未做這種統一卷端題名體例的工作。

第二，按照前文對卷端題名中卷次的梳理排序，《列傳》與《載記》部分的卷次有交叉現象，這也充分說明，傳世的《西夏書》各部分是獨立的，在體例上沒有經過最後的統一。按

原書體例排序，《西夏書》卷之三《載記一》之上還應該有《西夏書》卷之一《×××》、《西夏書》卷之二《×××》。如果再加上內容全佚的《西夏書》卷之八《×××》，這樣，卷端題名為《西夏書》的內容至少是十卷。如前所述，《列傳》與《載記》、《考》兩部分內容的卷數序號是分離的，也就是說，傳世的《西夏書》卷次序號不是一貫到底的，這樣，卷端題為《西夏書》的十卷，加上卷端題為《西夏書列傳》的四卷，完整的《西夏書》內容最少是十四卷。

第三，吳騫《愚谷文存續編》卷一收有一篇《西夏書序》，序曰：「松靄先生博學好古，著書滿家，為東南學者所宗，雖壽登耄耄，神明不異少壯，望之若仙。往嘗著《西夏列傳》，以補史氏之闕。頃復續成《世紀》二卷、《載記》五卷、《年譜》一卷、《考》三卷，合前《列傳》四卷，哀然為完書。騫受而卒讀，深嘆其網羅之富，而致力之勤也。……先生此編，譬收奇珍於群玉之府，探遺珠於百丈之淵，可謂信而足徵，簡而有要。……先生不以婣陋，屬之一名，於是乎書。」<sup>〔一〕</sup>吳騫生於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卒於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浙江海寧人，他和周春是同時同地人。從序文可知，周春編修《西夏書》，計劃分兩個階段，先編成

〔一〕（清）吳騫：《愚谷文存續編》，《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朝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一四五—四册第三三三頁。

《列傳》部分，再完成了《世紀》、《載記》、《年譜》和《考》等四部分的編修。周春在完成了《西夏書》全書的編修後，請吳騫給這部書寫一篇序。吳騫看到的《西夏書》內容有十五卷，包括《世紀》、《列傳》、《載記》、《年譜》和《考》共五部分內容，前文所引兩種《杭州府志》對周春《西夏書》的著錄依據的都是吳騫的序，這說明，吳騫關於《西夏書》卷數的說法還是可信的。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斷，在《西夏書》卷之三《載記一》之前的已亡佚的部分很有可能是《西夏書》卷之一《世紀一》和《西夏書》卷之二《世紀二》。

我們還可依據其他文獻幫助做出這樣的推測。國圖本的《西夏書》之前有《西夏列傳自序》，落款曰「周春識」。這篇序是周春對《西夏書列傳》編著過程的介紹。從自序內容看，周春本打算寫一部完整的西夏史書，鑒於「夏書唯傳最難寫」，所以他花了五十天的時間先完成了四卷《西夏書列傳》的編寫工作。序中周春未提及《西夏書》其餘部分的編寫情況。假如周春已完成了整部《西夏書》的編寫，他在寫自序時強調《列傳》的編寫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言《世紀》、《載記》、《年譜》、《考》等幾部分內容的編寫情況則與情理不符。較為合理的推測是，周春在完成了《西夏書列傳》的編寫計劃後，「先欲單行」，可能是爲了徵求同仁對自己書稿的意見，也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周春的《西夏書列傳》部分先於其他部分傳世。至少在寫作此序時他還並未完成《西夏書》全部的編修計劃。這也和前文所引

吳騫的說法相吻合，周春先編成《西夏書》的列傳部分，然後再續成其餘的部分，吳騫《西夏書序》稱，周春「往嘗著《西夏列傳》，以補史氏之闕。頃復續成《世紀》二卷，《載記》五卷，《年譜》一卷，《考》三卷，合前《列傳》四卷，哀然爲完書」。《海昌備志》卷一七《周春傳》載周春的著述時說，「其他撰著……於史若《代北姓譜》、《遼金元姓譜》、《西夏列傳》之屬……凡數十種。」這也表明，周春的《西夏書》最早是以《西夏列傳》的書名傳世的。王秉恩在《西夏紀序》中說：「周松靄《西夏紀傳》十卷，余訪得傳鈔稿本，亦未完書。」<sup>①</sup>王秉恩說得很清楚，他曾訪得周春《西夏書》的稿本，是一部未完之作。從他所得書的書名看，周春的十卷《西夏書》中除「傳」外，還有「紀」。傳世的《西夏書》中，《載記》部分未述及景宗元昊立國前各代夏主的事迹，像思恭、繼遷、德明等人在西夏歷史中都是值得大書的人物，不述及他們的事迹，編寫出來的西夏史就不可能算得上是完整的西夏史，這顯然不符合周春創作《西夏書》的初衷。傳世的《西夏書列傳》卷之二《家人傳》有「思恭事具《世紀》」、「思恭孫彝昌……並具《世紀》」、「思恭弟思忠……並具《世紀》」等記述，這表明，元昊以前各代西夏國主的事迹都集中在《世紀》中來介紹。按史書通行的編纂敘事原則，《世紀》部分應該是《西夏

① 戴錫章：《西夏紀》，羅矛昆校點，寧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十二頁。

書》最前面的部分，這正好和吳騫經眼的《西夏書》定本的內容次序相吻合。周春用這種方式省去了許多筆墨，使敘事不再重複，不枝不蔓。如在《西夏書》卷之一《妃嬪傳·毅宗后恭肅章憲皇后梁氏》中，叙及梁氏攝政期間宋夏交戰之事，有「事具《載記》」語，表明這些戰事在《載記》中會有詳細的記述。

第四，傳世的《西夏書·載記》裏有很多內容均闕如，沒有補足。比如，在西夏崇宗、仁宗、桓宗、襄宗、神宗、獻宗及末主睨等人的載記中，祇有繫年，但年份之下沒有記任何史事的情況大量存在。這表明，周春《西夏書·載記》並沒有最後定稿，祇有繫年卻不繫史事的情況很可能是由於他所見史料有限，留待以後再作補輯。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認為，傳世的《西夏書》是一部殘缺之作，原書總卷數是十五卷。按照史書各部分內容的排序慣例，完整的原本《西夏書》應包括《世紀》二卷、《列傳》四卷、《載記》五卷、《考》三卷、《年譜》一卷，共計十五卷。傳世《西夏書》內容首尾完整者九卷，即《西夏書列傳》卷之一《妃嬪傳》、《西夏書列傳》卷之二《家人傳》、《西夏書列傳》卷之三《臣傳》、《西夏書列傳》卷之四《外國傳》、《西夏書》卷之五《載記三》、《西夏書》卷之六《載記四》、《西夏書》卷之七《載記五》、《西夏書》卷之九《地理考》、《西夏書》卷之十《官氏考》。內容殘缺者二卷，即《西夏書》卷之三《載記一》（缺首頁前半頁）、《西夏書》卷之四《載記二》

（存首頁前半頁）。內容全缺者四卷，即《西夏書》卷之一《世紀一》、《西夏書》卷之二《世紀二》、《西夏書》卷之八《××考》、《西夏書·年譜》。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已無法確考。從《西夏書》傳世情況看，由於它全靠手抄傳世，從未刊行過，在輾轉傳抄中，有些內容可能就失抄不傳了。

自宋迄清，西夏一直被「正統」封建政權視為偏霸政權，史家也多持這樣的觀點，故在史書尤其官修史書中述及西夏歷史時不采用和其他「正統」王朝歷史一樣的「正史」體裁即紀傳體形式，以示區別。周春顯然想對此有所突破，要用紀傳體來編修西夏歷史，在具體內容安排上綜合參考了「正史」中《晉書》、《遼史》、《金史》和《元史》的編纂體例。兩晉是中國秦漢以降最為混亂的時期，其間政權林立，戰亂不已，一些少數民族政權史是兩晉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唐修《晉書》，包括《帝紀》、《志》、《列傳》、《載記》共四部分，以兩晉歷史為主綫，設《帝紀》，記兩晉十五帝之事；又創設《載記》，專記由當時匈奴、巴賈、羯、氐、羌、鮮卑等少數民族及漢人張氏、李氏所建偏霸政權興亡的歷史，這樣使兩晉十六國時期錯綜複雜的歷史格局能夠較為完整系統地顯現出來。其《列傳》部分，首叙帝王之后妃，次及諸臣，叛逆之臣置諸最後。遼、金、西夏、元等四朝同樣都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但在封建社會，遼、金和元被承認了正統地位，西夏則一直不被認同為正統，故在官修

的「正史」中，祇修《遼史》、《金史》和《元史》，而不修《西夏史》。《遼史》包括《本紀》、《志》、《表》和《列傳》共四部分，其《列傳》部分首述《后妃》，次及《宗室》、《文學》、《能吏》、《卓行》、《列女》、《方技》、《伶官》、《宦官》、《奸臣》、《逆臣》，《外紀》置諸最後，專記《高麗》、《西夏》。《金史》和《遼史》一樣，也包括《本紀》、《志》、《表》和《列傳》四部分，《外國傳》也置諸《列傳》最後。和《遼史》不同的是，《金史》在帝王本紀中首列《世紀》，凡在金朝正式立國前被追封為帝的完顏氏先祖，都載入《世紀》中，從內容看，這部分實際上就是女真族正式立國前的歷史概貌。元朝也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明朝立國之初就設局修《元史》，其列傳部分的體例安排是：「史傳之目，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諸王，親也；次以一代諸臣，善惡之總也；次以叛逆，成敗之歸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sup>①</sup>周春編修《西夏書》時，在體例安排上借鑒了《晉書》、《遼史》、《金史》和《元史》的做法，仿《金史》例，首列《世紀》二卷，記西夏正式立國前的歷史；仿《晉書》、《遼史》、《金史》及《元史》例，《列傳》部分首述帝王后妃，設《妃嬪傳》，次及宗室，設《家人傳》，次及諸臣，設《開國諸臣》、《叛臣》，最後設《外國傳》，置諸《列傳》最後；仿《晉書》例，在《列傳》之後設《載記》，記西夏正式立國後十位夏

①（明）宋濂等：《纂修元史凡例》，《元史》，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第十五冊第四六七五頁。

主的事迹。

宋代漢文西夏文獻是宋以後史家編修西夏史最直接的史料來源，元、明兩朝史家多以此為自己的取材範圍。清代史家編修西夏史，則以宋、元、明三朝漢文西夏文獻為史料來源，周春編修《西夏書》也不例外。筆者統計，周春《西夏書》主要引用的文獻包括《長編》、《東軒筆錄》、《儒林公議》、《涑水記聞》、《夢溪筆談》、《宋史》、《遼史》、《金史》、《宋史紀事本末》等，尤以元人、明人的文獻為引用重點。如《西夏書》卷九《地理考》、卷一〇《官氏考》中多處徵引宋、遼、金三史《夏國傳》的內容，而卷三《載記一·景宗》的大部分內容則襲自明人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二一《契丹盟好》、卷三〇《夏元昊拒命》等專題。

#### 四 《西夏書》的版本

《海寧州志稿》卷一四《藝文志》記載，周春包括《西夏書》在內的一批著作手稿都「藏封廣文左垣家」，這批手稿是否傳世已不得而知。傳世的《西夏書》共有三種版本，即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國圖藏本據其避諱字分析，最早抄成於清宣宗旻寧道光時。抄寫字體前後不一。《西夏列傳自序》和《西夏列傳》

卷一至卷四的抄寫字體一樣，從《西夏書》卷之三《載記一·景宗》至卷之十《官氏考》顯係另一種字體。而殘存的《西夏書》卷之四《載記二·毅宗》的首頁前半頁，與前兩種抄體又都不同，且有塗改，很像草稿。北大藏本內容與國圖藏本同，但抄錄字體前後一致。上海師大藏本缺前兩本中殘存的《西夏書》卷之四《載記二·毅宗》部分的首頁前半頁，字體前後也都一致。從字體情況看，國圖藏本不可能是由一個人寫就或抄就，所以傳世《西夏書》已不是原書原貌。可能在《西夏書》書稿完成後，在其流傳過程中有部分内容亡佚不存了，爲了不讓這部史書失傳，有人便將殘存的部分拼湊在一起，有的本子（如國圖本）是依照原書次序拼湊在一起的，有的（如北大本、上海師大本）則連次序都搞錯了。國圖本又是由不同的人抄就的，從抄本有三種字體來看，它應該是由三個人抄就的。國圖本在《西夏書列傳》卷之一《妃嬪傳》卷端下方有陽文藏書印一枚，印文是「沅叔」，此爲著名學者傅增湘先生的藏書印。增湘字沅叔，號藏園居士，四川江安人。他數十年南北訪書，知見甚博，經眼之書多精加鑒別，作爲題記，成書曰《藏園群書題記》，在其書卷二《史部·紀傳類·西夏書》稿本跋中，對《西夏書》有較爲詳細的介紹<sup>①</sup>。一九四七年七月，增湘將其珍藏的善本

① 參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〇二至第一〇三頁。